



104-1  
文創作  
(修訂版)

## 部落媳婦連載小說 1

### 題：故事蟲

天不知何時，冷了。組合屋外，全都擠滿了部落的親友，他們一個個爭先恐後的搬著塑膠小凳子，從山上撿來的枯木，準備跑到廣場生火烤肉，聽整條大安溪沿岸最會說故事的老人尤幹，說他年輕時，狩獵的奇遇。

玲子躺在屋內養病，昏沈沈聽著窗外，漸次響起的喧鬧聲，猛烈的咳嗽著，不忘好奇地探出頭去，看公公尤幹爲了討酒喝，又在玩什麼把戲。

果然公公一如以往，在冬夜寒冷的熊熊火光中，笑著要大家坐下，先把預備好的小米酒拿出來，喝兩杯取暖，再跟他穿越時空，到後山的森林，冒險犯難。說也奇怪，鄉親們從老到小，就像中了魔法似的，在淺酌之後，暈淘淘地，跟著公公尤幹靈動的嘴角，來到他百年前的後山工寮，連躲在屋內竊聽的媳婦玲子，也不例外。

剎間，任著午夜冷風的吹襲，火燒得越來越旺，玲子在公公尤幹衰老的眼睛中，頭一回察覺，青春的神采，彷彿看到百年前雜草叢生的破舊工寮內，居然有個跟她長的極其相似的女人，坐在屋內，編織衣衫。只見女人盯著織布機，眉頭深鎖，似乎心事重重。不久，門外響起了急切的撞擊聲，有人打開門，匆促的將男人抬了進來，他全身是傷，奄奄一息。

這時組合屋的廣場，有人將新撿的木頭，投入熾熱的烈焰中，打斷尤幹的話：「尤達斯（泰雅語：爺爺），那個男人的傷，肯定是被山豬咬的，像我死掉的雅爸（泰雅語：父親）血流乾了，就沒有呼吸囉。」

「噓，別吵，讓尤達斯繼續說下去。」男孩的雅雅（泰雅語：母親），怕打斷尤幹說故事的興緻，出聲訓斥。

尤幹繼續手舞足蹈的分享，完全不受孩子打岔的影響。他眯成細縫的眼睛，神秘的說，沒想到，幾日後，全身是傷的男人，奇蹟式的痊癒。他腰際掛著祖傳的小蕃刀，身上穿著愛妻爲他新織的獵裝，背著欲發的弓箭，再次跟著部落的親族，出發到離後山百里外的深山狩獵。臨行前，妻子給了他一只手袋，囑咐他危難時，才能打開。

但是，剛出家門，扭不過同行獵伴的慫恿，男人違背了對愛妻的誓言，在動身狩獵的隔夜，就在大家的哄抬下，拆開了手袋。不拆還好，一打開，隨即山搖地動，整座山幾乎裂成兩半。違背了誓言的男人，後悔也來不及，不僅害自己和同伴喪命，更辜負妻子爲他，向部落巫女，以命換命的犧牲。

聽說，自此以後，百年來經過後山那間破舊工寮，狩獵的族人，都會聽見女人哀怨的嘆息，她日復一日，等待丈夫歸來，織布機淒涼的聲音，隨午夜的山風，不時鑽入我們的耳際。

好不容易，吐了隻故事蟲，玲子知道公公尤幹，在吃肉喝酒，親族驚呼聲的助興下，腦袋瓜子一轉，又要拉她下海，講起她自台北初嫁到他們這處位居 500 公尺，小平台山村的傳奇。

玲子記得，那是和丈夫阿強公證結婚後的第二天，跟今天一樣感冒到手腳冰冷的夜晚，喝了點維士比提神的公公尤幹，在酒足飯飽後，突地提議到果園烤肉試膽，家中無人搭理，唯有新娶的媳婦，爲了討公公歡心，只好拉著丈夫阿強，和部落幾個婆婆口中，公公的「狐群狗黨」，扛著兩大箱啤酒，和一瓶據聞是特地爲玲子這個台北千金準備的，到任何一家 7-11 都可以買到的高級葡萄酒，期待透過這次的試膽大會，可以讓玲子脫胎換骨，成爲泰雅勇士道地的牽手。

全然沒有酒興的玲子，在部落親友和公公尤幹關愛疼惜的眼神中，不得不鼓起勇氣穿上厚重的雪衣，足踩登山鞋，在部落嚴冬暈黃路燈的照射下，跌跌撞撞地，閃進丈夫阿強位於峭壁的果園，也坐進園內的工寮，看著公公尤幹當場鑽木取火烤起肉來，聽著他老人家邊烤火邊唱起古老的泰雅歌謠，隨行的幾位部落的長者，禁不住尤幹的邀約，也在朦朧的月光下，揚起他們發皺的臉顏，扭腰擺臀，輕輕地，在寒風中搖擺起來。

那婆婆起舞的畫面，玲子一輩子也忘不了。當時看的臉紅心跳的她，在丈夫阿強的伴舞下，迎著溫柔的月夜，想像自己是約翰史特勞斯舞曲天鵝湖中，恣意旋舞的黑天鵝。她無法想像，娘家素來講究長幼有序，進退有節的父親，若是親眼目睹女兒，毫無禮教地在暗無天日的山野果園，與喝了微醺的公公，甚至他的一干酒伴，歡悅起舞，恐怕會驚訝的說不出話來吧。

令玲子父親嚇壞的，還在後頭呢。那晚的試膽大會，也不知是誰提議的，說天氣太冷，反倒考驗起泰雅勇士的魄力，所以爲了向玲子這位大老遠從城市嫁過來的媳婦證明，他尤幹的種，兒子阿強，的確有讓玲子足以依靠終生的體格，他們在酒酣耳熱之餘，決定除了褲子，把衣服全部扒光，赤身裸體的，在寒夜進行他尤幹的年度試膽大會。

公公尤幹突發的舉止，羞的玲子整張臉不知往哪兒藏。就在脫衣行動發難中，有道黑影瞬間閃了進來，是部落長老養的大黃狗。聽聞只要大黃狗一現身，生前無比疼愛牠的長老，也會如影隨形。於是尤幹開口說話了：「媳婦啊，妳有沒有感覺，除了阿強外，妳旁邊還坐了個人，正在抽煙喝酒？」

那會玲子嚇得面無血色，緊緊抓著丈夫阿強的身體，口齒發顫的問：「雅爸，你別唬我，這兒除了阿強，哪來的人影？」

「有耶，我們都看見了。他正坐在妳旁邊對妳笑呢，不信，妳問妳老公。」公公尤幹的酒友，神色驚惶又認真的說，恍若玲子身旁那個輕如空氣，透明的影子，正微笑和善的望著她。

不提還好，一洩底，玲子竟然當著眾人的面，失聲尖叫，昏了過去。等她醒來，早已躺在距離部落山村十三里外的客家小鎮。一睜眼，只聽到婆婆恨恨的說：「這死老頭，自己發酒瘋就算了，還拖媳婦下水。阿強，你也真是的，明知道你雅爸愛捉弄人，你還任著他鬧。」

玲子後來的膽子，不只沒變大，還越來越小。出入組合屋，任何一隻奔竄的田鼠，偶爾冒出青色身子來透氣的蛇影，都能嚇得玲子，跳腳逃逸。自然，玲子更害怕憂心，哪天公公尤幹腦子裏的，那一隻隻躲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口的故事蟲，又蠢動起來，她是不是又要昏倒在荒郊野嶺呢。或者，公公尤幹真如他對她小聲透露的：「媳婦啊，祖靈每晚都會在我的耳邊，講好多好多部落的故事，多到都快要溢出我的腦子。妳若有孝心，幫雅爸分擔點吧。」

於是心軟的玲子，又中了公公尤幹的苦肉計，不只幫他偷運兩瓶陳高上山，還當起他故事蟲的應聲鑼。若沒記錯，應該是秋高氣爽的時節，公公尤幹果園內，那一顆壯碩過一顆的甜柿，正結實壘壘的準備裝箱運往全台各個城市，散放舉世無雙的果香。

玲子在教書代課的閑暇，幫起公公尤幹剪枝除蟲，套袋包果，雖說常常因不黯山徑，摔得鼻青臉腫，倒也因過程新鮮有趣，樂在其中。除了某回，黃昏過後，丈夫忘了到後山位於峭壁的果園接她。

那時玲子眼見夕陽就要沉入谷底，公公尤幹說要到部落的河邊抓魚煮湯，交待她務必等丈夫阿強開車來接她，順便帶裝好的二十盒甜柿，到客家小鎮寄給她的台北親友分享。玲子心中望著漸次黯淡的天色，說什麼也不能開溜回家。

可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，不但苦候不見丈夫的身影，她僅有的對外聯絡管道手機，也因出門忘記充電，已無通話的功能。更慘的是，果園內的工寮，因為公公電費沒繳，老早被斷電多時。深度近視的玲子，越想越怕，決定趁夜未深沉時，依記憶步行返家。豈料，越走越覺得周遭的山林，越來越陌生。依山遍野的竹林，開始有數道微弱的光影，奔竄其間。

玲子想，這光影絕對是飛鼠，聽公公尤幹說，這種神似蝙蝠的動物，喜於在林中滑行嬉戲。所以肯定是飛鼠，玲子不斷安慰自己，拿著尤幹給他的小番刀，一路提心吊膽的走著，沿途不時會冒出山間的小野兔，傳來野獸的隱隱低鳴。素日不到半小時的路程，這夜走來竟如萬里長城。背在後背包的要給公公的兩瓶陳高，搖搖晃晃的，正如玲子此刻，不安的心。